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繡鞋記 第四回 張良雪忿激出妻

詩曰：不為蒸梨事舅姑，無端比翼兩分途。
人言自古須當畏，義忿何須怨丈夫。

話說蔭芝在庵中與鳳姐發誓，分手回到陳家館內，朝夕懷思，暗暗自忖：此事雖蒙彼美許我成雙，未曉他父母意下若何？

其中還要調停斟酌，若是仗勢橫行，只怕變生荆棘。細想新棠倪訓導係張家戚末，木公與他時常來往，何不向新棠再圖良策，俾得早日完婚，免致蹉跎歲月。主意已定，吩咐徐安打轎，竟往倪府而去。到了門前，家人通報，倪爺立即出來迎接，步進書房，主賓施禮坐下。茶煙已畢，倪爺啟口說道：「連日遠教，渴想殊深，軒車枉顧有何見諭？」蔭芝道：「日前奉懇作札與家岳之事，已蒙彼美垂青。日昨業經寶蓮庵內把晤訂盟，但不知乃翁乃母可否合意，故爾登堂再求高明指教。」倪爺說：「此事算來已八九定局，容俟面晤張公，弟再從旁贊助，俾得相與有成。」議論之間，忽報張爺到拜。新棠連忙迎入，彼此揖罷，蔭芝也亦行前見禮，木公回答已畢，三人齊齊坐下。蔭芝與木公敘了幾句客話，新棠接語，口稱：「老表台近日興居，定獲佳勝，令愛失婚待字，有意相攸佳偶，想孔雀屏開，曾否選就東牀快婿？」木公答曰：「未也。」新棠說：「原來尚未成就，弟當為令愛執柯，但有一說，令愛閨秀名娃，夙嫻內則，雖無詠雪之才，然非碧玉小家女所可同年而語，必須覓一俊俏郎君，方可與她匹配。」木公說：「足下言之甚是，第一時難以得人，倘足下意中有合式者，不妨一為吹植。」新棠乘機進說：「小弟為令愛籌之熟矣，現有一中選者，未知可否能如尊意。」木公問道：「是何人物？」新棠手指蔭芝笑說：「就是這位進士公了，身居戶部主事，乃是閩閩名流，況伊久仰令愛芳容，願為東牀坦腹。家下現有正室，乃貢士南宮之女，溫恭淑慎，絕無嫌怨支離，而二女事夫，娥皇昔曾釐降。事有湊巧，請從面訂良姻。」木公聽了這番言語，心內猶夷未決。況平日知道蔭芝恃勢橫行，武斷鄉曲，不肯以女配他，因見新棠言之諄諄，未便當面推卻，只是吱唔答應，起身告別而行。蔭芝此時意緒索然也，亦辭歸館內。適值親家在此等候，蔭芝見了，將情事細說一番，歎曰：「事不諧矣，將奈之何。」鶴舉稱說：

「不妨，此事全憑鳳姐主意，他既允諾，何懼乃父不從。君子見機而作，且俟異日另生良計，未為晚也。」按下不題。

卻說鳳姐有一胞兄，名喚良雪，生平賦性鹵莽，不通書史，目不識丁，素嫻弓馬，早掇武第科名，終日狎暱邪淫，不思光前裕後，不修邊幅，不畏羞慚，人人稱他混名「大棟」。伊妹鳳姐與蔭芝鑽隙逾牆，不以為恥，反為揚揚得意。古云：好事不出門，惡言傳萬里。又云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只因鳳姐聲名狼籍，良雪佯作不知。一日清閒無事，靜坐園亭，忽聞有客到來，此人乃係姓李名榮紳，與良雪同習弓馬，頗稱莫逆。便即請入亭中，分賓〔主〕坐下，家童茶進，飲畢，良雪開聲說道：「許久未見，諒必須時葉吉。惠然光顧，有何賜教？」

「榮紳答曰：「小弟到來，並無別事，特與吾兄賀喜。」良雪道：「喜從何來？」榮紳道：「聞得府上近日新得一位富貴雙全佳客以作門楣，不獨吾兄體面，即小弟與有榮施。」良雪叫聲：「兄長何由得知，比如佳客係屬何人，有何憑據，是誰作伐呢？」榮紳呵呵冷笑：「佳客乃是當朝戶部主事葉蔭芝，執柯就是令正夫人。打在寶蓮庵內相請女尼作線，姑嫂聯盟，不難親上加親了。我想近來風氣，多有父母貪錢，不顧女身作賤，即使為妾為娼，無非看銀份上。令妹乃名門之女，得此佳婿，自必攜帶父兄共享榮華，他時你與他進京博得一官半職，人人都說你是裙帶之親，豈不是好。」這一席話，氣得良雪怒髮衝冠，大叫一聲：「錯了，若不是吾兄到來提醒，險些敗了門風，趁此未曾到手，一刀斬斷情根。吾兄權且請回，待我把兩個賤人嚴加處治，遲日即行，踵府叩謝。」榮紳說道：「不敢。」便即告辭，良雪急忙相送。回轉亭中，咬牙切恨，大肆咆哮。

木公聽見榮紳之話，也亦十分氣忿。叫句：「我兒，你妻妹如此無廉，實乃令人可惱。良雪口稱：「爹爹不必憂慮，孩兒自有調劑，大丈夫頂天立地，豈容這狗婦玷辱家門。」父子兩人打在亭中義論，鳳姐房內早已聽聞，叫聲：「嫂嫂，費了多少工夫，化作一場春夢。」陳氏連忙問道：「姑娘何出此言？」鳳姐說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此事爹爹不獨不肯應承，而且甚屬生氣焉，我與你不顧廉恥，敗壞門風。不該在庵中私會訂情，把他面皮剝盡，哥哥生平性烈，自必將我們兩個難為。」正是，連理枝頭開並蒂，妒花風雨亂相催。

姑嫂悲啼不已，忽聽詈罵連聲，良雪走入房來，磨拳擦掌，陳氏躲避不及，被他一腳踢翻在地，幾乎性命不保，手指賤人罵道：「喪節敗名，丟盡張家之丑，有何面見諸親，斷不能容在室，快些滾回娘家，留在此間何用？從此恩斷義絕，再休想我認你為妻。」轉身又罵亞鳳：「青年喪偶，再醮理所當然，雖雲一嫁由父母，二嫁由本身，亦該光明正大，擇選良才匹配，何必作此私通苟合，自取污名。」罵得舌卷喉塞，無地容身。